

墨子大全

第肆拾陸冊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B224
3
46



墨子校注(二) 吳毓江撰

墨子大全

〔第肆拾陸冊〕

墨子校注卷之十一

吳毓江校注

大取第四十四

云篇中牟利之中取大初大取之端也昔云墨子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大取小凡六篇篇中相屬語意相類折所謂辯難也大取則其所辯者較下諸家

指歸所在也諒灼適二大取者大指也取適為過端指
趣也。案篇中利之中取大故節以大取題篇

天之愛人也薄於聖人之愛人也

薄讀為博下篇非攻下篇天殺人之得利人也博矣博校作
薄可互為例天志上篇曰愛人若此為博得利人若此為厚焉

又中篇曰此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也又下篇曰且天之愛百姓厚
矣天之愛百姓別矣可見墨家以天愛人至博利人至厚莫與比倫

其利人也厚於聖人之利人

也大人之愛小人也薄於小人之愛大人也

墨下小字大字
王與捫校刪

其利小人也厚於

小人之利大人也

小人也字吳鈔下利下小字大字王樹枬校刪大人小人以德行言如大禹墨子
澤被生民教垂世其愛利之博厚固非小人之所能比擬墨家以利為教故首揭

出愛人利人之最高端也書法篇篇曰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遺其明久
而不衰故聖王法之實下篇曰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

以臧為其親也而愛之

臧與下文樂均
假設之人名

非愛其親也以臧為其親也而利之

吳鈔
小利

利下右非利其親也以樂為利其子而為其子欲之欲利愛其子也以樂為利

其子而為其子求之求責非利其子也此而深察殺例以破儒宗親親之執言人固以私以誠其親也而後愛利之其注意點全在誠之為其親其

愛利之量不宏其愛利之類亦未必能遠故善愛利其親者不獨親其親知愛利其親者非愛利其親者也又如樂利其子愛樂適所以愛其子資樂適所以資其子蓋樂之幸與不幸其影響將及於其子也故善愛利其子者不獨子其子生社會上人類關係之密切不說樂與其子也善愛利其親與其子者當於愛利人類中求之

於所體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權體行也與鈔本作於所體輕重之中而權其輕重之謂權權非為是也亦非為非

也亦本作非權正也人於行為之中莫不權其輕重是非而後行權所以明是非是非在物權舉事焉依經攷改權執正而已矣不為是亦不為非也荀子正名篇曰人無動而可以不以與權俱進不

正則謂託於欲而人以為偏偏託於惡而人以為偏此亦人所以惑於禍福也中子大體篇曰設平無而輕重自得韓子飾邪篇曰所執正而無邪無邪從而觀焉本書經上篇曰欲正利惡正權害

斷指以存琴琴諸木作琴四事作琴瑟引作琴瑟子琴瑟字正文舊作琴說文云琴利之中取手止也雄曰事提也從手取聲鄭注止也二手後節中也古文琴利之中取

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子非取害也子諸本作山茅賈本無取也其

所取者人之所執也言害之中取小人心固然遇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盜人害也

國語晉語曰擇禍莫若重擇禍莫若輕禍莫所出輕禍無所引重荷子張綱篇曰拔戟加乎首則十指不舒斷尸子曰聖人權禍則取重權禍則取輕韓子八說篇曰事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多則爲淮南子繆繆訓曰人之情於

斷指與斷腕

畢云挽腕皆

利於天下相若無擇也死生利若句一無擇也

此系墨詠

犧牲精神之偉大有利天下斷指可斷腕亦可生可死亦可舉無擇也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之塗即隨據此文莊子齊俗論曰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呂氏春秋知今篇曰達乎死生之分則利害存亡弗能惑矣淮南子淑真訓曰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盡大無畏之犧牲精神莫不從了微生死中來也

殺一人以存天下非殺一人以利天下也

賈賈本無以字

殺己以存天下是殺己以

利天下

墨家之義損己愛人殺己以存天下可也殺一人以存天下不可也蓋殺己以存天下人是殺己以利天下人殺一人以存天下人於所存者雖便於彼殺者則爲暴矣非攻下篇夫殺人之爲利人也薄矣義正類

此故墨家於己則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於人則殺一不辜而存天下不爲也下文去其愛重天下利而能去也十一字疑當在此

於事爲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求求爲之非也

之是字通

害之中取小求爲義非爲

義也

求者於事爲之中權其輕重以求得其或是或非或爲義或非爲義也事誠是矣義矣雖害猶利如損己而益所爲是也否則雖利猶害如損人利己是也故於害中取小亦必才其義之所在也



為暴人語天之為是也

也設如邪

而性為暴人

而讀為如

歌天之為非也

白虎通義樂曰天歌者口言之也

諸陳執既有所為而我為之

陳執猶言習染

陳執執之所為因吾所為也

執字重

若陳

執未有所為而我為之陳執

朱子本實曆本陳執因吾所為也

陳執因吾所為也暴人為我

句為

天之以人

也

非為是也而性猶在

猶在二字本錯於下文子墨子之言也下今校移於此

不可正而正之

此節

為暴家論性相要文字言暴人之所以為暴人由於後天習染非天性然也為暴人者謂天之為是邪如性為暴人始可謂天之為非善也夷攷其實人生行為莫不受其環境習染之影響環境習染常能習染吾之行為而為其前

因若習染無其種習染之前因由吾之行為累積感化而為風氣則由行生習吾之行為即形成一種新習染此種新習染又歸於後人之行為或社會諸能使人感化而為風氣則由行生習吾之行為即形成一種新習染此

而演化不已可知暴人為我固習染而成之因天之與人非為是暴戾之質也而性猶在如明鏡染塵一經拂拭不難立還光潔習染似不可正而卒能正之此人習染之所以異乎自強不息而教學之所以不可以已也此外

墨家論性尚有墨子秋染絲一事見本書所論篇西氏春秋當染篇其他古書亦多引其事徵諸此節則可相發墨子蓋主人性無善無惡非善非惡如純白絲染於青則青染於黃則黃所染者絲已善黃不能不還素人性雖

已陷溺尚可由本身之頓悟師友之啓迪機緣之暗示環境之刺激而復還其初所謂而性猶在不可正而正之放下屠刀即可成佛是也

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所未有而取焉是利之中

取大也於所既有而棄焉是害之中取小也

利所未有可自由去收利期其大故取其大害所既有如毒蛇螫手不能任慮舍棄能於既

有之中設法補救無已則斷校盤之手（於所既有而棄焉）以全生命害期其小斷手之害較喪生為小也

義可厚厚之義可薄薄之之謂倫列

之字本說依孫枝校增倫猶今言平等孫云倫等也列等比也

德行君上老及

親戚此皆所厚也

莊子天道篇曰宗廟而親朝廷而尊鄉黨而敬而事尚賢

為長厚不為幼薄

孟家之主張如此 親厚厚

孫云厚其近親

親薄薄

孫云薄其遠親

親至薄

至猶當也下同

不至義句厚親不稱行

荀子禮論篇注云而稱謂各當其宜

類行

類本作類孫依下文校改豈豕厚薄以義為鵠平等之中有厚薄而厚薄仍不失為平等下文慈威也死而天下害吾持慈威也萬倍吾愛鵠也不加厚可為有厚薄而不失平等之例德行君上老長親戚此皆

所厚也豕之道貴乎充此厚以及於人人故曰為長固當厚矣為幼亦不當薄否則親厚者厚之親薄者薄之厚薄以親疏為鵠則不免有論親當薄者論義則不當薄是親與義有時不能並存協於親者不免害於義矣凡厚親者之行厚薄也不問其義不為稱不稱但問其親不親類不類豈豕義與此厚親者殊科也

為天下厚禹非為禹也

非字本脫今以意增

為天下厚愛禹乃為禹之愛人也

愛人諸人皆人愛驛助聞

本陳本作愛人今從之

厚禹之為加於天下

為字本脫孫依下文校增

而厚禹不加於天下若惡盜之為

加於天下而惡盜不加於天下

禹愛天下之人故為天下之人厚禹非為禹也厚禹者以其德行加於天下乎對禹之為人固與天下人相若也若惡盜者以其惡

行加於天下至對盜之為人固與天下人相若也蓋平等者其人格而對之有厚薄者其行為殊也

愛人不外己己在所愛之中己在所愛愛加於己倫列之愛己愛人也

此破除人我對

立之惡見而渾於人我之中己亦人也故愛人不外己平等之愛己含愛人莫由也

聖人惡疾病

聖云言自重其身

不惡危難

聖云言為人則不避艱險

正體不動

正體指感官言不動指心言康僻為事業之母耳目不聰則手

足不勁不可用也故惡疾病而不敢利天下之故不惡危難其神變死生無變於己故正體不動謂其靜曰正士區以彼心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管子戒篇曰心不動使四肢耳目而萬物情又內養篇曰心澄定而天下聽而動正血氣既靜一心

欲人之利也非惡人之愛也

愛者本作害茅本義害本勝於害本作愛今從之聖人之心曰我不志於欲利人目所謂利乃兼相愛交相利之利非孟子所謂上下交利

不奪不假之利故曰欲人之利也非惡人之愛也若孟子所云下奪不假之利是欲人之利也惡人之愛也非惡家所謂之利也

聖人不為其室臧之故在於臧

聖云言臧富在下。竊在精善也聖人境富於民不視。境故齊於謙辭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管子山

不貲貨設於民也老子曰聖人不積所以為人已意有既以與人己愈多此春秋慎大篇曰周鼎當外戶不閉示天下不疑也唯不藏也可以守至誠皆與此機義相類

聖人不得為子之事

孫云聖人不得愛無窮而事必有所盡

聖人之法死亡親

孫云亡宗

為天下也厚

親分也以死亡之體渴與利

公羊隱三年傳何注云渴喻急也秋山云渴一作傳文作渴。案聖人心切救世如禹過家門而不入墨子無黔突孔子無煖席或有不得

為子之事者矣聖人之法親死如宗之不久喪為天下也盡分應厚親以死忘之者得急從事其所當以交相利也

有厚薄而毋倫列之興利為己

毋謂本茅本復諸本無鈔開本當讀臨本四庫本作無厚己薄人親親有兩而無平等精神之興利是為己也

語經

王國運刻本語經以下至篇末別為一篇即以語經為篇則要古書不可為訓

語經也非白馬焉執駒焉說求之舞說

非也漁大之難大

上大字實非也

自語經以下二十六字文有錯謫其義未詳

三物必具然後足以生

宋詳孫云此當接後以放生以理長以類行也者句

藏之愛己非為愛己之人也

下變字茅本實本縣鈔開本作密孫云言藏自愛其身非為愛己之類人也

厚人不外己

人字本脫彼孫

愛無厚薄

荀卿愛已者其結果往往害已故滅之愛已非爲愛已之人也墨家兼愛愛無厚薄厚人親而已在其中矣是前能愛已者也善愛已者須於愛人求之

舉已非賢也

國語周語君子不自稱也章廿云稱舉也彼言自稱猶此言舉已也孫云舉當爲舉義亦可通

義利不義害

經上篇曰義利也天志篇曰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

志功爲辯

志舉本作之舊本並作志今從經本孟子滕文公篇且子食志乎食功乎志功字與此同志爲心之動機功爲事之結果二者不必一致下文曰志功不可以相從也

有有於秦馬

上有字固之省文下同齊唐本馬作焉

有有於馬也智來者之馬也

來騶之省文說文曰馬七尺爲騶已知騶焉馬也即

知騶騶馬也騶騶人凡騶人即愛之固不問其爲何物何所之人也

凡學愛人

此四字在下文非複盜也下字依王引之校移此

愛衆衆世與愛寡世相若

兩世字舉本並以冠改也

兼愛之有

相若愛尙世與愛後世一若今之世

墨家以兼愛立教愛之願力統攝人第兼愛無衆寡無廣狹無古今今人之所在即愛之所在強六合三世而歸於一

覽古今大略哲人聖域之博而力之大焉迦佛外墨子而已此下本有人也墨非人也兄之墨兄也十一字今移入下文方本也之下

天下之利

經上篇曰利所得而喜也孫云騶猶悅也天志中篇云今有人於此騶若其子

聖人有愛而無利倪日之言也

日復言本作口雖抄漏本作口說文曰倪一曰開是倪日若猶言口隨見日喻所見不誤也淮南子說山謂曰受光於隙照一隙

由此觀之所受者小則所見者遠論之則謂篇曰月兩日之光則光不能照兩世說
文舉篇曰南人學問如關之說日義均與此相類云倪日之言或疑其為篇者之言

乃客之言也

實指

作客者皆外之之謂相與與異趣者
客之言與下文子墨子之言相對為文

天下無人

經云無人則使愛之者
人已而忘所視人如己矣

子墨子之言也

下子

本說篇云並今復謂墨家微差心畢上建愛愛之失隨之出用無人我相之為諦而曰天下無人凡為我者生
於人我之對立無入我相則差別心滅而愛愛心生矣孔子之毋事老子之無身莊子之無己陳義相近矣在實有

上終不出墨
家之實微也

不得已而欲之

不得已上本有猶在二字是上文
而生猶在句錯文今移入上文

非欲之也

非欲之三字經本重讀本茅本實
縣抄漏本堂東閣本願校字本四

厚本並不重今從之畢云
一本字非非欲之三字

非殺賊也專殺盜非殺盜也

城篇篇言殺盜則為大殺盜子輕
五乙篇曰善欲殺盜則買之利而益農夫

之事又欲重下篇曰而鄉之民貧商賈之民富齊人欲
迫至於竊盜非欲為盜也不得已而欲之也不得已而欲之非欲之也今不滅賊盜者為賊殺盜所以滅殺盜
也多殺為盜盜之因不捕其盜而齊其未捕其盜則陽篇曰貨財聚積後想所財不患則盜盜之行於誰資
而可乎荀子大略篇曰多積財而盜盜有此行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多也晏子春秋維上篇曰滅餘不分則民
盜可為此兩篇詰以下上言凡事人四
字今依王校移於上文愛眾衆世之上

三

大

取

二

小園之園與大園之園同 句 不至尺之不至也 不下作方 依孫校改 與不至千里之不至

千里二字本作通錢係校改下不至二字本作至不令以意乙係云千里二字根合 其不至同 句 異者

遠近之謂也 異字下在尺不至 是璜也 此云璜文云 璜平璜也 是玉也 此舉兩類同而程度不同之例 程度不同不害其類之同小同

與大園同類其程度則有大小之異尺之不至與千里之不至同類其程度則有遠近之異璜與玉同類其程度則有半全之異呂氏春秋別類篇曰小方大方之類也與此小同大同例同孟子梁惠三篇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互不百步耳是亦走也與此不至例同

意楹非意木也意是楹之木也意指之人也非意人也意獲也 係云說文大部乃云獲獲所獲也

意禽也 此言心意或有所專注或無所專注不得一概論之意楹非意木也意是楹之木非意一般木也意所指之人也非意一般人也如小同篇細事其親非事人也即屬此例然若意在獲禽無論何禽起於前

即從而繼之其心意願無所專注也故曰意獲也乃意禽也

志功不可以相從也 有其志不必有其功 上文曰志功為辯

利人也為其人也 為當帶楹本四誰本作 利富人 利字本脫 非為其人也 非為云為一本作非 以意楹 非為其人也 非云舊二字詞 一本如此。

案察賈隆平四 有爲也以富人富人也

富人二字誤平墨利人與其爲人即繼而利之餘無所爲者富人而始利之則其所利之者非爲其富人也其爲

富人也此論妄生增潤之利非墨家所謂利也

治人有爲鬼焉

墨云言治人之事衆有事鬼者祭祀之類

爲賞譽利一人非爲賞譽利人也元不至

元本作亦彰說元古其字本多明此數乘宜二年係曰於盾也見忠臣之至於世子止見孝子

無貴於人

此揭出忠於一人一生者非行之至也實譽利一人非爲賞譽利人也其所以非行之至者以其無貴於人也左丘明二十五年傳至曰臣君者豈爲其口實而後發之哉君爲社稷死則

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職誰敢任之此語視諸利一人者爲勝矣然猶未盡墨家利人之域也

智親之一利

墨云智

未爲孝也元不至

元本

於智不爲己之利於親也

於讀雅

得而醫無問地雖遠作職令問禮說讀於爲無義亦可通此揭出智親之一利非孝之至以其不爲己之利於親者尤大也莊子大雅篇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使忘天下難使忘天下易使天下樂忘我難夫孝至於使天下忘我者孝之至矣使天下忘我此孝不爲己也

智是之世之有盜也

墨云士之字當衍出無下之字蓋世之二字誤例校者又於下增一之字致復出。客茅今村撰刊一字似其底本藏今本少一字

盡愛

是世智是室之有盜也不盡是室也智其一人之盜也不盡是二人雖其一
人之盜苟不智其所在盡惡其朋也

朋本作弱依孫按改也讀得邪此示人中雖有盜不害國
家之衆要實是世雖有盜不害要之以盜爲人類中之

甚少部分也是室有盜不盡是室皆盜一人爲盜不盡二人皆盜雖其一人
是盜苟不知其所在豈惡盡惡其朋邪公羊昭二十年傳曰惡惡止其身

諸聖人所先

諸凡也先猶命也實也管子牧民篇通民之門在上之所先戰
國策齊策誠欲以霸三爲志則非所先先字與此同

爲人

言凡聖人所貴者爲
人也晏子春秋問上

篇管子問之曰晏子知道道在得人而失得已韓小說使篇曰先爲人而後自爲其名號言況愛天下謂之聖
繼冠子近造篇曰聖人遺何先曰先人爲貴與此相類焉人下本有欲字實屬下文正欲無者今移於彼

名還實名

名者實之名也還說上篇曰所以謂名也所謂實也管子心術上篇曰形同有名尹文子曰實
名形者也荀子正名篇曰名無所實約之以命實約定俗成謂之實名公孫龍子名實篇曰實

謂也中論考篇篇曰
名者所以名實也

實不必名

名字緣
閣本無

苟是石也白

緣
不在實

敗是石也盡與白同

與茅本實篇本縣本
其白石經敗碎乃白仍同

是石也唯大不與大同

唯難字通唯與鈔
本縣本閣本作惟是有便謂焉也

一一名之名一白石即可用其名代及一切白石雖有大小之不同皆可
謂之白石也下文諸非以舉世盡命者敗之盡是也十三字擬常在此下

以形貌命者

貌與鈔本
作見下同必智

是之某也

某陸本茅本實篇本縣本
本堂實篇本四庫本作謀

焉智某也

係三焉
獨乃也

不可以形貌命者唯不智

是之某也

唯離字

智某可也諸以居運命者

畢云皆運命解佳或運從

苟入於其中者皆是也

入本作人故無被改誤云入是去非致正相對

去之因非也諸以居運命者若鄉里齊荆者皆是諸以形貌

命者若山丘室廟者皆是也

智與意異

與字畢本脫蓋本並有今據補理智與意數各異經上第七十六條即智與意對舉

重同

孫云經說上云二名一實重同也

具同

孫云具當為俱經說上云俱

於章各連同

經說上需曰下通風不體也連同猶言體同

同類之同

孫云經說上云有以同類同也

同名之同

如春秋與魯國時各有一公孫龍是以上

兩句八字應富在下文同根之下

丘同

孫云丘與區通謂同區城而連

錯同

孫云錯本錯作付孫云錯附通史記錯世家侯錯脫苑臣爵篇錯作附附原也

是之同

一本

又有同字。案四庫本又有同字

然之同同根之同

若校讀同根兄弟同親

有非之異有不然之異有其異也

為其同也

同與相待而生

為其同也異

至同同所與至與與所同如甲乙相同即可知甲乙相與與甲與乙為二二與也莊子天下篇曰大同而與小同與此之謂小同

與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

一日乃是而然

與鈔本然作是

二日乃是而不然

此與上文乃是而然釋見小取篇

三日遷

言辭式之轉換今論則學謂之幾位

四曰強

言辭式注道有強弱之不同如小取霸強人也愛愛人也與強之親人也強事其親非事人也前辭注強人後辭注強親是其例也

子

子為墨家稱墨子之詞古辭節曰子也子字起置以下三節

深其深淺其淺益其益尊其尊

益云益言其尊其尊則說文則減也則有減損之義故與

益其益對文成義。案墨子道大能博因材施放擇務從平深者深之如上文言性平是淺者淺之如明鬼等是可益者益之如與天下之利是應損者損之如餘天之下書是貴義篇今苦過之心者致逆於精緻而歸之物既已則其要矣是以不教以書也可為墨子深其深淺其淺事例之一

次察由

次本為察次誤倒由本作山依聲校改後山與論語觀其所由之義相當

比因

比校度也比因與論語視其所以之義相當

至優指

說文曰愛和之行也廣雅

曰愛愛行也與與通以優為之指指端也優指者行為之指端也與論語察其所安之義相當此節言墨子觀人之行為一為行為之方法即所謂由二為行為之勤操即所謂因三為行為之結果即所謂優指自方是勤操以至於結果三者並重耕柱篇墨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黃鳥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黃鳥政者遠者近之而後者新之子墨子問之曰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葉公子高豈不知善為政者之遠者近之而後者新之哉問所以為之若之何也可為墨子注重行為方法之證魯問篇子墨子曰善願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謂焉可為墨子於行為之勤操與結果兩者並重之證

復次察聲端名

端正也管子心術上篇言正名猶此言察聲端名也莊子天道篇曰總而可明者名因與聲也曹云復次者又其次也察聲端名者謂聽其言以正其名不正則言不順也

請復

請情字通左氏哀八年傳魯有命而無情孟子離婁篇以聲聞過情注云情實也淮南子主術訓天下多眩於名聲而寡察其實尸子分篇正名去偽事成若化以實觀名百事皆成因請復猶言因實以觀名聲

也管子心術上篇曰以形務名名不得過實實不得延名尸文子曰名以檢形形以定名
名以定事事以檢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物無所隱其理矣皆可與此相發明

正欲惡者

正下篇有夫辭二字篇下文夫辭以故生之錯字今校移於彼欲字本錯於
上文諸聖人所先爲人之下今校移於此篇上篇口欲止權利惡正極害

人右以其請

得焉

右設爲有秋山云右一作石孫云右疑
有之誤有與或義同請設爲情下同

諸所遭執而欲惡生者人不必以其請得焉

此言觀察事物不偏如上文繫於用以觀察之方法尤繫於追觀察之本身觀察事物欲得其真實須觀者本身正
其欲惡欲惡正者常能得其非利害之情凡於外物有所遭遇執等而欲惡生者則不必得是非利害之情因心有
所偏蔽也上文所謂正謂記大學所謂正心荀子解蔽篇曰人心譬如槃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
上則足以見鬚眉而察理矣微風過之湛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故導之以
理養之以清物莫之傾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則其正外易其心內傾則不足以決嫌疑矣又曰凡觀
物有疑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清言慮不清則未可定然否也韓子解老篇曰人無愚智莫不有趨舍恬淡平安莫不
知禍福之所由來得於好惡悅於淫物而後變亂所以然者引於外物亂於玩好也淮南子說山訓曰拘囿
圖者以日爲脩當死市者以日爲切日之脩短有度也有所在而短有所在而脩也則中不平也義皆相關

聖人之拊瀆也

拊舉本作附舊本並作拊
今從舊本舉云瀆字未詳

仁而無利愛

吳鈔本而作人利變與體愛
相反詳經上篇仁體愛也注

利愛生於慮

經說上篇曰慮也
者以其知有求也

昔者之慮也非

今日之慮也昔者之愛人也非今之愛人也

上文今下
有日字

愛獲之愛人也生於